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老王从战场上退下来，就在乡里小学教书。课一上完，便扛起锄头种地。老伴是土生土长的农民，一手拉扯大五个儿女。老王退休后，老

两口搬离老屋，在城郊租了间民房，天不亮就出门

捡垃圾，日头落了才回家，日子像檐下的风，自在得很。

一晃又是二十年。那天老伴等公交，刚站定就栽倒了，再也没醒。老王送她走时很平静，没掉一滴泪。

八十多岁的人，衣服洗得发白却干净整洁，走路仍带风，坐姿昂首挺胸。儿女要接他去自己家里住，他不肯，仍守着出租屋捡垃圾，日子照旧。

半年后，他咳血不止进了ICU，医生也没了法子。他昏迷中总念叨：“回老家。”两个儿子叫了救

归田(外一篇)

周大宏

护车连夜往乡下赶。车刚进村，老王喉咙咕噜两声，竟睁眼瞧了瞧窗外的大山。

到家清醒些，他把儿女叫到床前：“存折里有百多万，是退休金和捡垃圾攒的。你们平分，抓紧去城里付首付买房。”

五个儿女惊得瞪圆了眼——没想到一辈子抠门的爹竟攒这么多钱。去银行一查，每人能分二十多万，在县城能全款买房了。

回到老家，村卫生员每天坚持输止血药和营养液，他的病竟慢慢好了。

儿女铁了心不让他独居，好说歹说劝动了。但他不愿去女儿家，只肯在两个儿子家轮住，一家一年。

可老王闲不住，仍捡垃圾往家带，儿女总皱眉。这回轮到小儿子家，门锁换了指纹密码锁。

老王对着亮闪闪的面板摸半天，指节敲得咚咚响，末了念叨：“城里热，不如老家院坝有风。”还是回了老家，一个人住着，常凝视远山，摇蒲扇。



小说



诗歌

冬日与花居(外二首)

天水叶子

我从花鸟市场带回山茶、蜡梅、水仙和仙客来
这些名字里住着整个冬天的坚韧
在室内，我们共享一片缓慢流动的静谧
每天我俯身，在蜡梅清冽、水仙幽微、山茶
沉静的气息之间
松开生活里那些被攥紧的拳头

等到春天轻轻叩窗
我还要种下牡丹、芍药与郁金香
用掌心的温度测量土壤的渴望
像守护婴孩最初的梦境般，守着花苞最初
的稚嫩

于是那些原本寡淡的时辰
忽然都垂下了光的花蕊，一朵接一朵
在时间的枝头，缓慢而郑重地将自己打开

寻子

“他骗你们的，他可能根本没在武汉上班，是你们一直养着他。”车上，二女儿说道。

“他肯定在武汉！”七十多岁的阿爹吼道。

二女儿没再吭声。此行的目的，就是来武汉戳穿弟弟乐火——大学毕业七年从不回家，却找各种理由向阿爹要钱。

下午六点，车进武汉。阿爹拨通乐火电话，位置始终没发来。再打，关机。

阿爹的脸瞬间沉了下去。

二女儿喊他吃饭，他阴着脸不动。晚上，在旅馆，阿爹一夜未合眼。

次日早晨，二女儿问：“跟乐火联系上了吗？”

“关机了，怎么联系？”

到了黄鹤楼，阿爹死活不肯上去：“有啥看头？看完赶紧回家！”二女婿带孩子上去了。阿爹坐在树下，像一尊朽了的石雕。

返程时，车在湖南被撞，险坠桥。“磨蹭！不然哪能碰上这倒霉事！”阿爹埋怨着，声音很高，眼神

却虚浮地扫过桥下江水，迅速移开。

二女儿看着惊魂未定的孩子，第一次没接话。良久，她才开口道：“等不得？我买车票你先回。”

阿爹蹲在桥边，没有回答。

到家后，阿爹递过发烫的手机对女儿说：“帮我看看，卡得很。”

二女儿点开。武汉那晚，平日只打电话的阿爹，硬是写了很多信息，乐火都没有回。直到凌晨五点，阿爹又发去许多，其中一条是：我就看看你，你好好的就行。

天快亮时，乐火回了一条：回去吧，你是见不到我的。

之后，阿爹发去的所有消息，都再无回音。

她的手指微颤，目光在那些笨拙的、夹杂着错别字的长句上停留了片刻。没有质问，只是默默清空了那段对话的缓存。

“好了，爸。”

她把手机递回去，屏幕光洁如新。

南郭寺

于十二月初冬的晨光里
我来到——
古寺悬天际，秦州一望收的南郭寺
坐在飞檐翘角的凉亭中
任凭山风穿亭而过，翻阅我空荡的衣襟

这里是南郭寺的最高处了
站在柏树下眺望
我的城市在薄雾中缓缓铺展
我站在被森林托举的寂静里
让视线穿过层层叠叠的群山
只为看清岁月在秦州大地刻下的纹理

也和游走的云絮、湛蓝的天幕
以及那些不言不语的山峦对坐
与它们谈论人生
我知晓它们不懂人间的悲欢
可我依然仰慕——
那些从石缝里挣脱出来的草色
那些被风磨去棱角的石头
以及整座山峦在落日里保持的、铁青般的沉默



散文

我和父亲和解了

陈书文

小时候我看不起父亲。他对孩子没有过多的话语，也不见温柔的举动。尤其是我经常犯倔，更得不到父亲的待见，父亲从没给过我好脸色。父亲整治孩子有个绝招，不让吃饭。我常惹事，偏和父亲拧着来，我从不和父亲主动说话，这种别扭扭扭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。

1972年，我家从南下坎搬进了父亲单位分的福利房。一栋平房有八家，红砖红瓦，独门独院。房子的格局、门窗、房顶的烟筒都是一样的。到了冬季，尤其是晨曦初现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思绪像一条透明的飘带随风摇摆，我下决心快快长大，早点离开我的父亲，像炊烟一样，飘得越远越好。

入冬以后，每家的烟筒出口都会挂上一圈一圈的冰溜子，越挂烟筒的内径越小，烟道不顺产生回流，烟便从炕角、火墙、炕沿缝钻出来，家家户户烟雾缭绕，不得不开窗开门进行排放。

一天，父亲拎把锤子和铁铲，架个木梯一个人爬上了房。

我目睹了父亲敲烟筒的整个过程。

由于雪滑，人站在有斜坡的瓦上不敢直立行走，只能跪着匍匐前行，手脚并用一点点挪到烟筒根下，再站起来开始清理烟筒上下的积雪积冰。父亲只戴一副单层帆布手套，敲几分钟手就不好使了，不时蹲在烟筒根下把手插进袖筒暖和一会，等舒缓些站起来再敲，敲一个烟筒大约需要十五分钟。

第一次上房父亲叫我帮忙扶一下梯子或递个工具。开始我很不情愿，甚至厌烦，等父亲上了房我就

偷摸溜进屋。有一回父亲突然大声喊我，让我把锤子递上来，我才发现家里的烟筒敲完了，父亲又爬到了另一家。一样的步骤，一样的动作，直到把一栋房子八个烟筒全部清理干净，父亲才一点点挪回我家房顶，顺着梯子滑下来，一个趔趄险些翻倒在地。父亲爬起来，也不急着回屋，在手上不停哈气，把八个烟筒审视一遍，像雕刻家在欣赏自己的冰雕作品。

父亲做这些事情，开始没人知道。直到第三年，父亲给老高家敲烟筒，一块冰掉进烟筒里把炕道堵了，邻居才知道，便纷纷上门道谢。从此，每年春节前父亲都会敲烟筒，烟筒上的冰敲掉了，我在心里为父亲竖起的那块坚冰也在无形中渐渐融化。

1986年，父亲患了肝癌，肝腹水给父亲带来极大的痛苦。我们对父亲隐瞒了真实病情。一天深夜，父亲从昏睡中醒来，两眼无神地望着我说：“我到底是啥病啊？省里都去了咋就治不好呢？”

第二天回到单位，我翻阅报纸时，发现河南乡镇有一家诊所，祖传偏方治疗肝腹水。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求救信。70多岁的老院长亲笔回信，说被我的信打动了，不过从我的叙述看，已错过最佳治疗期。免费邮来四服中药，如果吃完反应大就不要吃了，如果有好转，继续免费寄药。父亲的病情被老中医言中了，刚服下一服药就上吐下泻，把人折腾得不成样子，只好作罢。

父亲是1986年去世的。清醒时那种痛苦的表情让我十分心疼，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我和父亲彻底和解了。

要说的话，我都写在水上

所有想说的话，都被我写在水上
浮萍分去几行零落的短句
余下那一片波光潋滟的空白里
只轻轻缀着我的姓名

可只言片语终究难以说清什么
过于简单的叙述
甚至令人对眼前的世界生出恍惚的怀疑
而那一笔一画，依旧如往日般兀自飞扬
带着我惯有的倔强与潦草——
我猜想，也一直这样相信
没有人能认出，那是一场私密的署名

是的，我早已把一切话语写在水上
连同那些笨拙的神情、悬在唇边的沉默
全都托付给一条沉默的河

人们总说岁月如流，从来不留痕迹
因此我仍执意将那些可有可无的碎言碎语
一遍遍写进粼粼的水纹之间
并深深相信，这漂泊无依的柔软
终会温柔地、缓慢地
将它们全部带走